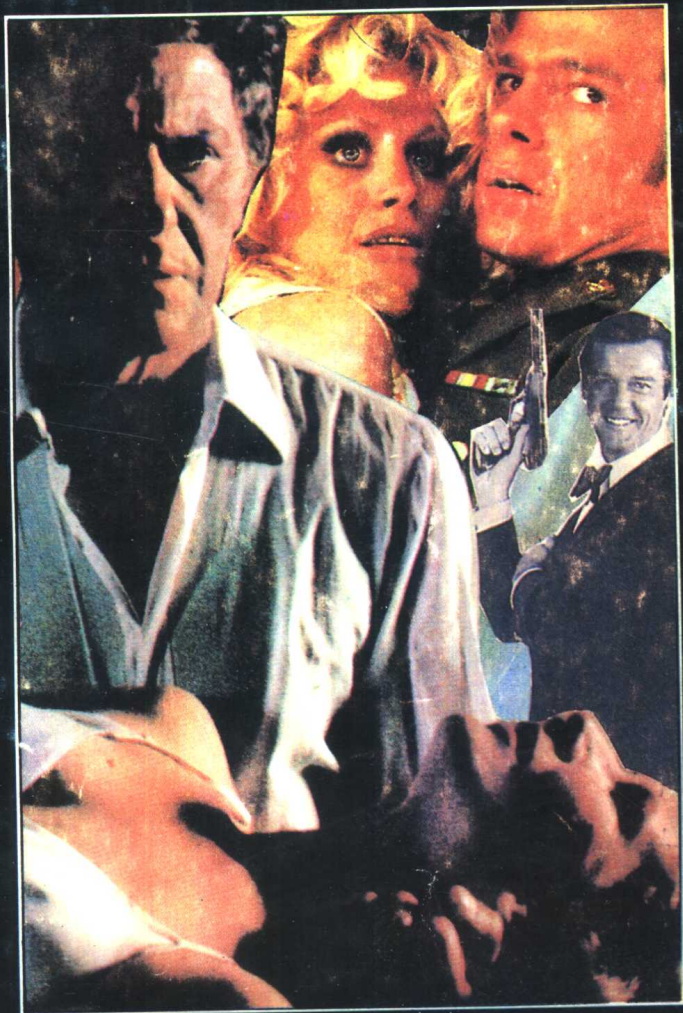


血与情

获西班牙通俗文学奖

〔西班牙〕冈萨雷斯



故事扑朔迷离 情节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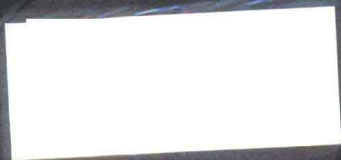
获西班牙通俗文学奖

血与情

〔西班牙〕冈萨雷斯

徐鹤林 魏民 译

061853



血 与 情

〔西班牙〕弗·冈萨雷斯 著

徐鹤林 魏民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33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9500 册

ISBN 7-5407-0711-9/I·504

定价: 3.95 元

译本前言

徐鹤林

我国近年翻译介绍的西班牙小说，大部分属严肃文学。读者现在看到的是一本通俗型小说。它在1984年获西班牙的普拉纳塔奖。该奖是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著名出版社设立的文学奖，由西班牙国内外的评论家和出版商每年评选一次。该奖和获奖的作品是通俗型的。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凡是获得此奖的作品都成了畅销书，拥有众多的读者。以本书为例，它首版就发行了十八万册。在西班牙，书的印数一般只有几千册，所以上述数字是很可观的。

小说的作者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是位记者和律师，现任巴塞罗那《先锋报》总编。21岁时，他的小说《古老的阴影》获奖后，声名大振，被认为是西班牙当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但当时的书刊检查机构却再三下令禁止它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拿破仑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直到70年代，西班牙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后，他的作品才得以与读者见面。他的另外两部作品是《巴塞罗那文件》和《我们父母的大街》。此外，冈萨雷斯还写过关于法律的著作。他的小说均以巴塞罗那为背景，描写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的弊端。

《血与情》是冈萨雷斯的第五部小说。小说叙述了老警察门

德斯(这个人物在冈萨雷斯的其他小说中已经出现)侦查的一件遗产案。女法官奥维多夏天去避暑，一天，在自己的桌子上发现有一个刚被割下来的少女乳房。当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件凶残的暴行后面竟是一桩鲜血淋漓的争夺遗产的案件和两个情意绵绵的爱情故事。门德斯阅历丰富，对各阶层的生活非常了解。他单枪匹马地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曾被罪犯布下的迷阵所迷惑，差点走入歧途，几次遭到对手的暗害。他不顾上司的反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最后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这是一部侦探小说。但正如普拉纳塔出版社在出版该书时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一部侦探小说，因为从小说开始时的第一声惊叫，到主人公们坦白和出乎意料最后结局，小说除体现作者精心制造悬念的高超手法外，还展示了一幅又一幅的社会图景。”

这就是说，小说把侦探小说中制造悬念的手法和反映社会现实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既不是故弄玄虚的悬念，也不是平铺直叙的反映，而是寓反映于悬念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点，普拉纳塔出版社称“这部小说开创了写作技巧的新道路并将在新时代中留下痕迹。”当然，这种带有商业味的褒词似乎有些夸大。不过，这部小说之“新”倒是应该承认的。它的“新”主要表现为淡化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界限的尝试。《血与情》不是进行这种尝试的第一部小说。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作家这样做了。当然，冈萨雷斯的尝试是有成效的。其特点在于为悬念作铺垫时，作者善于对社会背景和人物心理作细致的描写，从而使悬念不仅具有情节发展的连接作用，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今天，在讨论某某文学走向时，研究一下《血与情》在写作方法上的尝试，是很有启发的。

门德斯到莫德罗监狱的出口处去接他。

“理查德，听说你有工作了。”

他站在被细雨洗刷得清涟涟的恩德萨大街上。前面是悲天悯人的监狱高墙，后面是即将悄然离去的盛夏。在一家酒吧里，希里纳斯正在接待他的老顾客们。这家酒吧的门前曾经举行过请求特赦的绝食示威。示威者们高喊着：团结起来，全世界的红色基督教徒们；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尚未倒下的人们。虽然赤日炎炎，整个城市却仍然是生机盎然、人声鼎沸。这时，门德斯想起了从前的日子，也想起了那该死的海滩：那些涂着防晒油的男人和戴着防水镜的职员。当初把他门德斯派到海滩上去执勤的时候，他就死活不想去。因为他是办理市区公务的行家里手，即使他最后在埃米莉娅修道院的某个房间里死去，他仍然是办理市区公务的行家里手。那人刚跨出监狱的大门，门德斯就走上前去握住了他的手。那人不动声色，脸上毫无表情。但是，门德斯却一眼就看出他健壮的体魄还保持着昔日的矫健雄风。

“理查德，你还是老样子。”

咖啡馆里。这是他出狱后走进的第一家咖啡馆。咖啡馆的墙外，是一条喧闹的大街。门德斯一边抓痒一边说：

“理查德。该死的，这里也有跳蚤。”

不能说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高尚优雅的地方。我们去过图斯特大街的科瓦德尔·德拉克饭店。那里，环境洁净，光线柔和；有古色古香的蜡烛台，有爵士乐乐队；出入那里的有刚成名的作家，也有失去贞操的年轻姑娘和练习骑摩托车的小伙子。然后，我们沿着城内最潮湿的一条大街继续向前走。他妈的，理查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走到诺瓦大街上来了，到大家都认识你的地方来了。这对你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伊维里卡旅馆。以前这家旅馆可气派了，椭圆形的玻璃，细柳条椅子，到处都栽种着矮棕榈树。可是，时间的长河却把它变成了一个只能供人孤独地度过寂寞之夜的凄凉角落。理查德，我给你定好了房间。我可能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认识那个红发女郎的。她像是英国人，翻着白眼，活像一个良家女子遭人强暴过一样。现在，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到处都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人，搞同性恋的人，打手，流氓，走私的摩尔人，还有刚挣到钱就寻找女人的酒鬼和输了钱需要找男人的酒鬼。就这样，理查德。现在你有房间了，我还可以保证，在你的床上决不会有老女人出现，房间的衣橱里也不会有死人。我们到波克的平台上去喝一杯。那里的价钱很贵，还得小心点儿，以防不测。不过，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全城的丑态。好，我们就到那儿去吧，你把莫德罗忘了吧！忘了那些丑恶的事吧！

“理查德，我听说你有工作了。”

“是的，门德斯先生。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是一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办我的案子的律师给了我这份工作。他的名字叫塞尔希·洛尔，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他？”

“当然认识。不过，你的事我是从监狱里其他人那儿了解

到的。就是那些周末可以出入监狱去嫖女人，从背后向情敌捅刀子的家伙。我就是从他们嘴里知道的。你瞧瞧，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治安！他们对我说你自由了，有工作了。所以我才赶来接你的。”

门德斯喝了一口啤酒，眺望着与海滩不同的夜景。这勾起了他对海滩瘴气的联想。可憎可厌的瘴气从四面八方浸透他的身体，阿门。他回过头来看看理查德·阿尔塞，也就是理查德。此时，一股温情脉脉的同情感涌上了他的喉咙。这种同情心可以追寻到已经流逝的往昔，以及大街上谁也记不清的幻影。也许，这种同情心是一位饱尝寂寞孤独之苦且已心灰意懒的老嫖和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老人的爱子之情。好，现在别看了。今后，混帐事也别干了。我们来谈点重要的事情：理查德，我看你的运气不错。

“看来，我要去当什么保镖了。”他说完话，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无论如何，你也不要干这个差事。别忘了，你是个有名的拳击手，是卡塔卢尼亚最重量级冠军。那年月你有多红呀！嗯？现在呢？狗屎一堆！”

“当时，人们还说，我保证会越来越走红呢，唉！可怜的人。”理查德怀念着过去。

“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没有红起来吧。”

“为什么？”

“我曾经坐在第一排上，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看你赛过上百次。当然那些座位是不花钱的。听我说，你没有红起来的原因是由于你在关键时刻不想伤害别人。比赛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对手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也许他也是体育场上的一个好学友。再加上你看到了他那双困兽犹斗的眼睛；在最关键的时

刻，你心里还在想，你一拳打出去可能会把他打死的。理查德，对于想要成为冠军的人来说，这些想法只能是有害而无益的。作为冠军，必须具有一个空白的头脑和两只机器似的拳头。”

“对，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教练和一些管理人员，例如那个叫卡瓦列罗和那个叫科莱门特的也都是这样对我说的。”

“能这样对你直说算是不错的了。不然的话，人家朝你的脸上吐唾沫，你还蒙在鼓里呢。”

门德斯又要了一杯啤酒，接着说：

“不过，你他妈的还是老样子，老样子。”

“我在监狱里也一直坚持锻炼。”

“这样好。此外，你还没有接触过女人。这样最好。所以我说你还是老样子。”

他说完这句话后好像又后悔了，马上补充说：

“我说，如果你想找个女人玩玩，我可以借钱给你。这里有些什么货色，你都看到了，不是太理想。但是可以凑合一下，解解馋还是可以的。”

“不，谢谢。我现在没有兴致。”

门德斯看了看他，掂量了一下他的话和他那像精神世界高尚和有教养的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又问道：

“那么，你没有成为那个流氓团伙里的人，是吗？”

“他们想强迫我参加。”

“是这样。”

“他们还派了两个人来。”

“是这样，是这样。”

“他们真的带着折刀来的。”

门德斯问：

“结果呢？”

“结果是一个进了急救站，另一个则由于肝脏破裂住进了医院。”

“老弟，你还是老样子。理查德，一个人的肝脏偶尔破裂一次也是难免的嘛。”

“暂时我还不想找女人玩。因为我现在还稀里糊涂的，我想我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言之有理，理查德。人又不是机器。那以后再说吧，反正女人是不会绝迹的。”

“好，那我们接着谈你刚才提到的事情。我现在仍然打得很好，在折刀面前都不怕。我自信我能胜任做任何人的保镖。这里的人全是胆小鬼。即使是混迹于大街上的流氓阿飞，也只有在几个人同行的时候才敢行凶。如果事情真如我想象的那样光明磊落，我奇怪的是人家怎么没有想到我的前科呢？难道没有人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像你这样为保护一个妇女而被判刑的男人决不会坏人。塞尔希·洛尔律师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推荐你。如果有人要到你所在区的警察局去了解情况，也就是向我了解你的情况，无论如何我会立刻把这件事揽过来。至于我会向他们说些什么，你完全能想象得到：此人完全可靠，遵纪守法，如此等等。”

“遵什么纪守什么法？”

“对不起。我现在说话有时还使用以前的调调。”

他们站起来，沿着拉莫巴拉街向下走去，这也是这条街的最后一段了。它是诗人们孤独徘徊的地方，是这座海滨城市的边缘地带。门德斯，我们到老区去吧，请你陪我到帕拉莱劳大街去走走，到维克多里亚大街的树荫下去看看，这个时候那里

061853

连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我们到发电厂的三个大烟囱那儿去，它们曾经吸引过我童年的目光；到作过步行街的塔里亚、阿尔诺·孔达和阿梅里卡去。以前在那儿有家电影院，我在那里做过该死的梦，还有不时偷偷地看你一眼的朴实的姑娘和在银幕上出现过的漂亮娘儿们。门德斯，请你陪我到以前的那些大街上去看看。我一个人不敢去，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过去的我，我再也不是过去的我了。两个人在夜幕下长时间地走着，回忆着。门德斯拖着沉重的脚步，摇摆着他那女人般的臀部，他的脚上还穿着一双以前滑稽演员们穿的袜子。此刻，他们走到马加里特大街，街上死一般的寂静，连汽车都默默地趴着。门德斯，你看，加贝里车库还在。我父亲对我说过，这里出租去教堂的白色马车，也出租去墓地的黑色马车。门德斯，你瞧，那时候的婚礼和葬礼有多隆重呀，当时确实讲排场。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总是偷偷摸摸地举行仪式。因为一举行仪式就要担心人家也知道你结婚了，或者知道你要进坟墓了。你看，那个老式的喷泉还在。在有自来水之前，这儿是打水的地方，也是小孩子和鸭子游玩戏水的地方，有人还说，这儿还失踪过一位头面人物呢。门德斯，让我在这儿喝上几口水吧。我好像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让我再看看。门德斯，你看，真可笑，我几乎连并拢手指把水捧起来都不会了，真可笑。门德斯却什么也不想知道，他的眼睛望着别的地方。因为他知道，理查德那样做并不是真想喝水，而是想把脸弄湿，不让别人发现他在哭，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过去已经永远地向他告别了，留下来的只是潺潺的流水声。

二

从6月底起，奥维多就在找一所有院子的房子。可是，这样的房子不多，不好找。她是一个长期在大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工作的人，她从本性上厌恶那些用香烟包装箱纸板做墙隔开的房间。由于只有一板之隔，连邻居家的咳嗽声都能听到，还不安全。她想找一所既幽静又靠近海滩的或者比较偏僻的老房子。她知道办成这件事不大容易。

奥维多到卡拉佛去找过，可是那儿的老房子全被建筑公司收去了。留下来的几所房子只好充当卡洛斯·巴拉尔在渔人蜡像馆里讲解时的实物了。最后，奥维多终于在桑特·萨尔瓦多找到了一所。它位于一座真博物馆附近。以前，保·卡萨尔^①曾经在那儿聆听过大海的波涛声。这是一所黄褐色的房子，房前的小院正对着公路，后院正对着海滩和不引人注目的平静海面。房子的四周绿树环绕，给人一种幽静和孤独的感觉。奥维多认为，这些就是选此地建房的奥秘所在。

奥维多在胡安·雷维多斯的住宅前面散步。她心里想，这类建筑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她一面沿着海边向前走一面想，如果这些保留下来的建筑物没有法律保护，这座海滨城市就会

^① 保·卡萨尔（1876~1973），西班牙著名音乐家，

像贝尼多姆城一样失去它的特色。如果她是贝尼多姆城的法官，就会把那个城里的弗朗哥派市长送进监狱去，而决不会因为出租了那些房子就给他发勋章。她承认，她自己的这些想法都是保守的、孤僻的妇女的想法，而且妇女的这种感情从来也没有什么必要加以了解。

所有见过奥维多的男人都认为，如果她不去海滩，海滩上就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那里的男人们都领过结婚证，那里的妇女也经常在一起谈论自己儿女们的未来。奥维多有时也敢在讨人喜欢的海滩上裸露出她丰满的胸脯。但是，她不像现代女性那样做作，她做得非常自然，就好像她是天下第一个女人似的。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她经常在海边漫步。她高挑身材，大腿修长，肌肉强健，在下腹部终止的部位上有些轻微的褶皱，这些都是很迷人的。她梳着短发，脸上有一对冷漠无情的眼睛。每当她散步的时候，就有成百双眼睛紧盯着她那健美而又坚实的臀部。因为当她走动时，总是隐隐约约地显出最后那一条从未亮过相的褶皱。男人们窥视着它，秘而不宣地猜测着它的动态。

在那些最有名和最爱看热闹的人中间，配得上荣获桑·埃梅希尔多观察奖章的就是门德斯了。他被诺瓦街的警察局派出来后，又被巴塞罗那第五县的警察局派到这里来。来到在这儿寻欢作乐的人群中间。从此门德斯就开始了这桩所谓轻松的差事。夏日里，他整天在人满为患的海滩上，在讲德语的酒吧里和卖草帽等土特产的商店里维持治安。这样，门德斯又成了同其他人一样的国家官员，也在为卡塔卢尼亚议会服务。

实际上，这次派他到海滩去工作是对他的照顾，这一点他也是知道的。不知怎么搞的，在门德斯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引起同事们的关心和厚爱。可能是因为他的脸色太苍白或者

他的体质太弱了，也可能是因为他老把烟蒂错放在朋友们的酒杯里，也可能是因为他的领带上经常爬着小虱子等等原因，才把这一美差交给他的。西班牙的官员们都认为，这种差事有三大好处：晒晒太阳，悠闲自在，还有漂亮的女人。每年夏天，都是派几名警察去。有时还组成几支巡逻小分队去。这次派门德斯去的时候，对他交待得非常清楚：这是祖国的需要。还着重谈了工作的性质及海滩上经常发生的事情。

“要注意事情的苗头，要注意发现小偷和可疑的人。要控制酒吧里的人数，但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有情况要及时报告，要不断地和上级保持联系。”

“不过，这样一来，我就得一直待在海滩上了……风吹、日晒、海浪，还有刚摘下来的苹果……这下可真要我的命了。”

“门德斯，这可不是游泳就能做好的差事。”

“当然不是。我敢打赌。只要稍一疏忽，准会出事。”

“你最好离开市区，尤其是在夏天。这是一种奖励。要说你没有看出来，那是假话。城里这么闷热，酒吧又这么脏，再加上干涸的下水道里的那股子臭味。我不知道你怎么能承受得了。如果我把这件美差随便交给你的那个同事去做，他肯定会高兴地来吻我的手。”

警察局长又谨慎地补充说：

“你就没有必要来吻我的手了。”

“我倒不会觉得热，我保证。”门德斯为自己辩护说，“因为埃顿电影院里有冷气，经常开放。桑·奥莱加略的酒店里太阳也晒不进去，塔皮亚斯大街上还有配备淋浴设备的浴室，这样，夏天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够了，够了。门德斯，难道你希望来一次感染把你毁了不成？另外，命令是不允许讨价还价的。现在需要我们去为加

强海滩治安的管理服务，就应该服从。服务就是服务。”

门德斯以他的老资格、清白的历史和娇嫩的黑皮肤为理由继续进行反驳。他说，很可能在把棺材盖打开之前，他就被太阳晒化了。他还列举了许多海滩上潜在的危险：骗人的沙坑、年轻姑娘的脚踩和小女孩的小便。虽然他知道说也没有用，但他还是搬出什么祖国的利益啦，什么公共卫生的需要啦等等理由。他说，像他这样一个爱咳嗽的人，一个浑身长虱子的人，一个会传播细菌的人，经常待在孩子们中间会怎样呢？会怎么样呢？嗯？！

如此绝望的理由也无济于事。上司已经决定门德斯在6月至9月到桑特·萨尔瓦多、罗达·德贝拉别墅及夜营地一带去执行公务了。虽然这是在橄榄树林里、在金色的沙滩上和灿烂的阳光下执行的任务，但是对他却毫无吸引力。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门德斯的手们都在暗地里为他祈祷，默默地诅咒他在那有益于健康的气氛中死去。虽然没有什么预示，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这一切都会突然致人于死命。另外，在卡德纳大街的一家饭店里，大家用饭店老板保存多年的白兰地干杯，预祝门德斯离死期不远。这个小小的庆祝会一直延续到凌晨4点左右才结束。此时，最后几个妓女的嘴里骂骂咧咧的，最后几位顾客也要去睡觉了。

门德斯在海滩上唯一的一家酒店里坐着，发现了奥维多。他认为这家酒店值得保留下来。过去，这个海滩也是很受人尊敬的，因为在这个海滩上曾经出现过精明能干的渔夫、能应付一切的女检查官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思想家。酒店的后面还有一个叫作多沃加斯的迪斯科舞厅和一大片棕树林。在那儿会使人联想到非洲的景致。远处回响着音乐；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不知在等待什么（这与一夫一妻制毫无关系）。总之，那片棕

树林除了不能使游客联想起去自选市场和自己准备快餐外，任何情况都能想象得出来。这家酒店的名字也很奇特，叫“坎60”。店里奇迹般地保留着供渔夫们坐着歇息的场所。酒店的墙壁用石灰刷得雪白干净，有老式的桌椅，有用来装白酒的大肚酒罐和装鲑鱼、沙丁鱼、蛤蜊等下酒菜的瓷缸；酒店前面是海滩，后面是棕树林。到了晚上，这里的灯光昏暗，人们来往如梭。它奇迹般地保留着其它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的昔日的幽静。如果有人想在绝对冷漠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的归宿，那么，这里就是最后的去处了。阿门。

门德斯把这里看作他特定的活动地点和调查中心。当然，他什么也没有调查。他到各家旅馆去转一圈（如：“欧洲旅馆”，“桑特·萨尔瓦多旅馆”，“梅伊旅馆”，这后一家已经改成坐轮椅的孩子们的场所了）。他发现，绝大部分旅游者的胸前都佩带着高贵的身份证，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人物。门德斯本来可以向上司递交一份有关臀部的种类、夏日的同性恋和家庭内重大犯罪的报告。可是他没有交，他也没有写。他宁愿多看几眼只能引起他一时冲动而永远也不会属于他的女人。其中最引他注目的就是奥维多了。最吸引他的不是她的裸露的乳房，而是她那若有所思的神情、像当了五年明星的大腿和像图书管理员一样的臀部。由于她经常坐着不动，她的臀部很丰满，也很柔软。这些都是好色之徒所喜欢的。奥维多还引得他想起了窄花边的胸衣、宁静的镜子、阴暗的光线和灵活的舌头。他觉得奥维多的身体像一座漂亮的小山，他真想在他的辖区内的某个门尚未关好的房间里爬到她身上去，使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所以，当他知道她是一名法官的时候，他颇感失望。由于他自己的性格，门德斯至少还胡思乱想了十多分钟。然后，他立刻丢开那些荒唐的念头，走上前去问候她。门德斯还算是个大家

公认的秉公守法的好西班牙人。

女法官住的房子很特殊。房子的大门很名贵，家里摆着海外的瓷器和蛋青色的海螺。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张非常古老的床。不过侥幸的是，在这张床上没有睡过死人。更奇怪的是在家里可以听到大海波涛翻滚的声音和女人们喊人的声音。家里还有用贝壳做的首饰匣，一面镶嵌在雕花框子里的镜子和几张渔夫们用来放沙丁鱼、鲑鱼的桌子。在其中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刚用刀割下来的乳房。这是一个柔软的乳房，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少女的乳房。